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最适合9—16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

金银岛

一场考验勇气与智慧的惊险寻宝之旅

THE TREASURE ISLAND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著

花春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金银岛

一场考验勇气与智慧的惊险寻金之旅

THE TREASURE ISLAND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著

花春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银岛 / (英) 史蒂文森 (Stevenson, R.L.) 著;
花春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ISBN 978-7-5399-7093-6

I. ①金… II. ①史… ②花…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3828 号

书 名 金银岛

著 者 (英) 史蒂文森

译 者 花 春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特 约 编 辑 聂 斌

文 字 编 辑 邹晓燕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093-6

定 价 2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老海盗

第一章	本葆将军客栈的老水手.....	2
第二章	黑狗的出现.....	9
第三章	黑券	16
第四章	水手的箱子	22
第五章	瞎子的下场	28
第六章	船长的文件	34

第二部分 船上厨师

第七章	抵达布里斯托	42
第八章	斯贝格拉斯客栈	48
第九章	火药和武器	53
第十章	海上航行	59
第十一章	在苹果桶里偷听到的	66
第十二章	军事会议	73

第三部分 孤岛惊魂

第十三章	历险开始了	80
第十四章	首遭打击	85
第十五章	岛中人	90

第四部分 木寨

第十六章	弃船经过	98
第十七章	最后一次航行	103
第十八章	第一天战斗的结果	108
第十九章	驻守木寨的人们	114
第二十章	希尔福前来谈判	120
第二十一章	打退敌人的进攻	126

第五部分 海上冒险

第二十二章	我的海上冒险开始了	134
第二十三章	潮水急退	139
第二十四章	小船巡洋	144
第二十五章	我降下海盗旗	149
第二十六章	伊斯雷尔·汉兹	153
第二十七章	“八个里亚尔!”	160

第六部分 希尔福船长

第二十八章	身陷敌营·····	166
第二十九章	又是黑券·····	173
第三十章	大夫出诊·····	178
第三十一章	弗林特的罗盘针·····	184
第三十二章	树林里的叫声·····	191
第三十三章	希尔福垮台·····	196
第三十四章	故事尾声·····	201

第一部分 老海盜



第一章

本葆将军客栈的老水手

特里劳尼乡绅、利夫西大夫和其余那些位先生们叫我把金银岛的经历事无巨细地都写下来，从头到尾、一点儿都不要遗漏。不过，这座岛的方位可不便透露，因为岛上还藏着些未见天日的宝贝哩。现在是公元一七××年，事情得从多年前开始写起。那时候我父亲是本葆将军客栈的老板，这个老水手也是头一回住进我们家客栈。这家伙褐色皮肤，脸上还有道刀疤。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老水手走进客栈的情形，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一样。他拖着步子慢吞吞地走到客栈门口，身后叫人推着一架手推车跟着，储物行李箱就搁在车上。老水手个高体壮，体重颇有些分量，身上套着件邈邈的蓝外套，油乎乎的发辫垂在肩膀上，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黑色的指甲残缺不全，一面脸颊上还有道醒目的刀疤，脸上尽是仆仆风尘，泛着铁青的白色。我记得他自顾自地边吹着口哨边把客栈外的小海湾细细勘察了一遍，之后突然大声唱起了那首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老船歌：

死者的储物箱哟

十五个伙计争相抢

哟呵呵，还有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他的声音苍老高颤，好似转绞盘的水手唱号子时喊破了嗓子。老水手用随身带着的一根像绞盘棒似的手杖笃笃地敲着客栈的门，待我父亲迎出来，便粗声粗气地叫了一杯朗姆酒。酒端上来

了，他像个行家似的轻酌慢饮着，一边细细回味，一边还打量着客栈外的海边峭壁，又抬眼看我们家客栈的招牌。

“这小海湾是个好地儿，”他终于发话了，“客栈开在这儿真是找对地方了。生意不赖吧，老兄？”

我父亲摇摇头说来客很少，生意清淡。

“好吧，”他说，“我就在这里歇脚了。喂，伙计。”他冲那个推手推车的家伙大声道，“把车靠边停，把我的行李拿下来。我要在这住上一段时间。”他接着又跟我父亲说道：“我这人容易伺候。朗姆酒、培根和鸡蛋这三样就够打发我了。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看看船只出海。叫我什么？你叫我船长就可以。哦，我懂你意思了，拿去！”他往门槛那儿丢了三四块金币。“这点钱你先记在我账上，不够用了就跟我讲一声。”他说话时声色俱厉，威风凛凛，俨然一副指挥官的模样。

的确，虽然他不修边幅，衣衫邋遢，言谈粗俗，但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普通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动则出手教训人的大副或船长。推手推车的那个伙计告诉我们，昨天早上他乘邮车到的乔治国王旅馆，向人打听了海岸这一带有哪些客栈，听人说我们家的客栈口碑不错，可能还因为（我个人觉得）这里没那么多顾客，他便挑中了我们家住了下来。关于这位老水手的来历，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他天性寡言少语，整天就在海湾边晃荡，要不就举着个铜制望远镜站在海边峭壁上往远处看。夜里他就在客厅壁炉火堆旁边的角落里坐着，不停地喝兑了水的朗姆酒。别人跟他搭讪，他也多半不接话，只是猛然抬起头狠狠地瞪着别人，鼻腔里发出的声音就像船只拉响的雾笛声。没过多久，我们和客栈来来往往的人们也就知趣地不再打扰，随他去了。每天溜达回来后，他都会问一遍有没有船员路过此地。起先我们以为他这么问是想结识几个同道中人，但后来发现他其实是想避开这类人。要真碰上有个水手来客栈投宿（偶尔会有这些客人，他们途经海岸公路取道去布里斯托），

我们的船长进客厅前会先在门帘外打量里面这位客人。只要有这样的人在场,他肯定是蹑手蹑脚且变得毫无声息,不让人发觉他的存在。我是了解其中缘由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分担了他的一部分惊惧。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许诺我说只要我擦亮眼睛留意一个独腿的水手,并且一看到这样的人出现就立马报告他,那么每月一号我都能收到一枚四便士的银币。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每月一号我向他讨要工资的时候,他只拿冷眼盯着我,鼻腔直冲着我喷气。不过几天一过他肯定又会改变主意,给我发工资,然后重申他的命令,让我继续留意寻找那个“独腿水手”。



这位独腿大侠经常出没在我的睡梦中，不用我多说你们也知道他把我吓得有多惨了。每逢狂风暴雨的夜晚，屋子的四角几乎都要被狂风掀起来，高耸的海浪怒吼着扑向海湾，拍打着海边的峭壁，我都能看见这位“独腿大侠”，他的形态千变万化，表情狰狞。有时候那一条腿仅有半截长，有时候整条裤腿都是空荡荡的，还有时候这位独腿大侠浑身上下就长了那么一条腿，而且还是从身躯中间伸出来的。他一瘸一拐地跟在我身后，追跑着越过篱笆跨过沟渠，试图抓住我。这是我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总而言之，为了那四便士银币的月薪，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尽管一想到那个独腿水手我就会吓得直哆嗦，但我对于船长本人，却远没有其他人那么畏惧。在喝得烂醉如泥的某个晚上，他有时候会坐着唱他那首粗鄙而狂放的老船歌，有时候会请在场的每个人喝一杯，并强迫胆战心惊的人们听他讲故事，或者给他伴唱。我经常听到震天响的声音齐唱“哟呵呵，还有朗姆酒一瓶，快来尝！”整个屋子都为之震动。为了保命，也害怕自己有性命之虞，所有的人都铆足了劲大声唱，声音一个盖过一个，生怕挨骂。被酒精冲昏了头脑的他可谓是有史以来最蛮不讲理的魔王。他会猛敲桌子喝令大家保持安静，也会被一个问题突然激怒而大发雷霆，或者有时候因为没人问问题，他就断定大家都没认真听他讲故事。讲故事的时候他不准任何人跨出客栈一步，直到他喝得迷迷糊糊歪歪倒倒地回房睡觉了，大家才可以离开。

船长的样子虽然凶神恶煞，但是最让人们感到毛骨悚然的还是他讲的那些恐怖故事，什么绞刑啦，被海盗抓去走跳板啦，海上风暴啦，干龟岛啦，还有加勒比海那些无法无天的海盗和他们的老窝。据他自己所讲，他曾经跟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亡命之徒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他讲故事用的那些语言把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惊得目瞪口呆，起到的骇人效果差不多与他讲的那些罪行一样了。我父亲总是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家的客栈要完蛋了，因为用不了多久，客人们就都会对本葆将军客栈避之不及，他们可不想在

船长的暴虐统治下活受罪，回去睡觉的时候整个人都抖得跟筛糠似的。不过，我倒真觉得船长在这儿对我们家客栈的生意还是有好处的。听他讲故事的时候确实是吓得够呛，但是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想起来，就发现这其实还蛮有乐趣，给平平淡淡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不少兴奋刺激的色彩，甚至还有一帮年轻人自称对船长钦佩不已，给他冠上“真正的海上漂”、“实打实的海上老手”以及其他一些类似名号，还说就是因为有这种人的存在，我们大英帝国才得以在海上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

某种程度上来说，船长确实有可能让本葆将军客栈关门大吉，因为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之前给我父亲挂在账上的钱早就挥霍殆尽了，但我父亲一直都没那个胆子向他催债。只要我父亲一提这事，船长鼻孔的出气声就开始加重，如同咆哮一般，直瞪着我父亲直到他唯唯诺诺地离开房间为止。我见过我父亲有一次碰了一鼻子灰后出来，双手不停地扭来绞去。我很肯定，这种烦恼和惊惧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我可怜的父亲不幸的早死。

住在客栈的这段时间里船长的装束从没有改变过，只在小贩那儿买过几双袜子。他的帽子有一端已经塌了下来，他也不管就任它那样耷拉着，尽管它被风吹得晃来晃去的给他带来了很大不便。我还记得船长身上的那件外套，他曾在楼上房间里自己动手缝补它，到最后这件外套上全是补丁。他从不写信，也没收过信，从不与人交谈，只跟客栈里的客人聊几句，那也多半是在他被朗姆酒灌得酩酊大醉的时候。至于他带来的那只大箱子，我们谁也没看见他打开过。

他只被人冒犯过一回，那次是在后来我父亲病情垂危的时候。一天傍晚，利夫西大夫过来给我父亲看病，吃了一点我母亲张罗的晚饭后，便走到客厅去抽一杆烟，等着自己的马从村子里牵过来，本葆将军客栈当时没有马厩。我跟着大夫进了客厅。利夫西大夫衣着齐整，双目炯炯有神，举止得当，与在场的乡野百姓，尤其是与我们这位喝醉了酒趴在桌上，衣衫褴褛、如同稻草人般臃肿的船长

形成了鲜明对比。突然，他，也就是我们这位船长，又扯开嗓子唱起了他的那只老调子：

死者的储物箱哟
十五个伙计争相抢
哟呵呵，还有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其余的都被酒和魔鬼夺了命去
哟呵呵，还有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最初，我以为那歌里面唱的“死者的储物箱”就是船长放在楼上房间里的那只大箱子，这个想法还曾和独腿水手一起潜入过我的噩梦里。但时至如今我们也不怎么留意船长唱的老船歌了，当晚在场的人当中只有利夫西大夫是头一回听到。看得出来，他对这首歌并无好感，因为他颇为生气地抬头看了一会儿，接着又继续同园丁老泰勒聊起了风湿病的一种新疗法。与此同时，船长的歌声越来越激昂，最后他用手猛击面前的桌子，不消说，他在要求我们肃静。周遭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夫西大夫仍然口齿清晰、语调和善地继续讲话，说话间隙还轻快地吸上一口烟斗。船长怒视了他一会，又用手猛敲了一阵桌子，瞪得更大的眼睛似乎都要喷出火来。最后他突然低声吼了一句恶棍般的诅咒：“那边的，把你的臭嘴闭上！”

“您是在跟我说话吗，先生？”利夫西大夫不紧不慢地说。船长又冲他吼了一句。“我只给您一句忠告，先生，”大夫回道，“如果您继续酗酒无度，要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恶棍！”

老船长恼羞成怒，跳起来抽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叠刀。他把那刀打开来放在手掌上掂量，威胁说要把大夫活活地钉在墙上。

但利夫西大夫却不为所动，他依然语调不变地同船长讲话。他的声音提高了许多以便屋子里的人都能听见，但却十分冷静而沉稳：“如果你不立刻把那把刀放回去，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下

一场巡回审判时等待你的就是绞刑架。”

接着，两个人目光对峙、互不相让，一时间电光火花四射，但没过多久船长便败下阵来。他收了刀，像一只吃了败仗的狗一样喃喃抱怨着回到自己的座位。

“现在，先生，”利夫西大夫接着说道，“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我管辖的区域内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从现在起，我会派人日夜盯着你。要知道，我的身份不仅仅是医生，我还是一位法官。如果我接到任何针对你的控诉，只要控诉的原因是你有那么一点类似于今晚这样的无礼举动，我一定会采取法律措施逮捕你，并将你驱逐出我的区域。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之后没多久，利夫西大夫的马就被牵到了客栈门口，他骑上马走远了。那个晚上船长都老老实实在地没再惹事，随后的很多个晚上也都安分守己。

第二章

黑狗的出现

船长与利夫西大夫的冲突过去没多久，我们这里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而这件事只是后面一连串神秘事件的开端。这件事使得我们终于摆脱了暴躁专横的船长，尽管它并没能使我们从船长带来的种种麻烦中脱身开来。看到后面的故事，你们自然就明白了。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坚霜经久不化，狂风大作。我那可怜的病重的父亲看样子是捱不到春天了，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终日卧病不起，客栈的里里外外都是我和母亲在打点，忙得不可开交，也顾不上这位不招人待见的长住之客了。

那是一月的一个大早上，寒气逼人，地面都结了霜。小海湾在白霜的覆盖下变得一片灰白，细浪温柔地拍打着岸边的石头，太阳初升，刚至山顶，阳光远远地照耀着海面。这天，船长起得比平日里早了些，他头顶反扣着一顶帽子，腋下夹着他的铜制望远镜，便径直去了海边，一把弯刀就在他破旧不堪的蓝色大衣那肥大的下摆下荡来荡去。我记得那天他拖着大步子往外走，呼出的白气如烟雾一般，走到大岩石那儿转弯的时候，鼻子还愤怒地哼了一声，好像脑子里面还在回放当时与利夫西大夫对峙的场景，这也是他那天最后传到我耳朵里的声音。

当时，我母亲正在楼上伺候我卧床的父亲，我则在下面忙着铺早餐的桌子，为船长回来做准备。这时候，客厅的大门被人推开了，走进来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陌生男人。这家伙面色苍白，左手缺了两根指头，尽管身上挎着把弯刀，但看起来却不像是个好斗的人。船员水手之类的人总会引起我的注意，不管他们是双腿健全

还是缺了一条腿，但这个人却让我犯了难，他看起来并不像水手出身，但身上却又有那么一丝混迹海上多年的味道。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想给自己来杯朗姆酒。可正当我出客厅去取酒的时候，他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并示意我走近一点。

我站在原地迟疑了一会，手里还攥着餐巾纸。“过来，小鬼，”他说，“到我这边来。”

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桌子是不是为我的兄弟比尔准备的？”他不怀好意地笑着问道。

我跟他说不认识他的兄弟比尔，那张桌子是为我们客栈里的一位客人准备的，我们都叫他船长。

“没错，”他说，“我这个兄弟很有可能被人叫做船长。他脸上有道刀疤，性格很讨人喜欢，尤其是喝了酒以后，比尔就是这样。我猜得没错的话，你们的这位船长脸上也有道刀疤，更确切一点说，他的刀疤是在右边脸颊上。好了，我刚才说的你也都听到了，现在我再问一遍，我的兄弟比尔在这儿吗？”

我告诉他比尔出去散步了。

“哪个方向，小鬼？他往哪个方向走的？”

我指了指客栈外那块大岩石所在的方向，并告诉他船长大概过多久回来，还回答了他一些其他问题。“啊哈，”他说，“我的好兄弟比尔见了我一定会像见了酒一样开心的。”

他说这些话时脸上没有丝毫喜悦的神情，但我却有理由认为，即便他说的是真的，估计也是弄错人了。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何况我也不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该做什么。这位陌生人在客栈大门里面晃来晃去，目不转睛地盯着转角那边，那情形就跟猫等着老鼠自己送上门差不多。有一次我刚出客栈的门准备往马路那儿走，他就立刻喊着让我回来。因为我遵从他的命令时不够利索，他旋即面露凶相，喝令我回来，还咒骂了一句，吓了我一大跳。但等

我一回来他又摆出了之前那副半谄媚半讥讽的面孔，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他很喜欢我。“我有个儿子，”他说，“跟你特别像，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不过对你们男孩子而言，最要紧的就是遵守纪律。小鬼，一定要守纪律。要是你跟比尔一起出过海，别人跟你讲话就用不着再重复一遍，完全不用。那绝对不是比尔的风格，也绝对不是跟他一道出海的伙计的风格。瞧，我的好兄弟比尔来了。你看他胳膊底下还夹着个小望远镜呢。愿上帝保佑这老家伙，肯定是他没错了。小鬼，我们俩现在回到客厅里去，躲在门后，给比尔一个小惊喜。让我再次祈祷上帝保佑他吧。”

于是，我们俩一起进了客厅，他让我躲在他身后的角落里，这样敞开的大门就可以把我们俩都遮住。你们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么不安和惊恐了。更让我害怕的是，我发现他显然也很惶恐。他擦了擦自己的弯刀刀柄，又松了下鞘里的刀身。我们在那里等船长的时候他一直在咽口水，好像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走了进来，他看也没看两边就呼地关了门，径直朝客厅里的一张桌子走去，他的早餐正在那儿等着他呢。

“比尔。”陌生人冲船长喊了一声，我觉得他已经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气概十足了。

船长迅速转过身面向我们，褐色的脸瞬间失色，鼻子也变青了，那神情就好像是撞见了鬼或撒旦或什么更可怕的东西（如果世上真有这种东西的话）。老实说，看到船长一下子变得那么苍老而羸弱，我真替他难过。

“过来，比尔，你认得我的。你认得面前的这个同船老水手，比尔，你肯定认得。”陌生人说道。

船长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你是黑狗！”他说。

“还能有谁？”陌生人回答的时候放松了许多，“当年的黑狗特来看望住在本葆将军客栈的老伙计比尔。啊哈，比尔啊比尔，从我丢了这两根指头以后，我们俩可都经历了不少事儿啊。”说着他